

平凡人生

这是一个被速度定义的时代。

高铁划破晨雾，快递车穿梭街巷，外卖软件的倒计时精确到分钟。公路作为速度的血管，日夜奔涌着钢铁洪流——货车的重载轮胎碾过路面，发出持续的嗡嗡；轿车的引擎在超车时发出短促的嘶吼；连公交车进站时，都带着“下一站预计3分钟到达”的提示音。然而，在这片追求“更快”的场域里，却行走着一群“逆行者”。他们以“慢”对抗速度的异化，故称“逆行者”。他们身着橘色工装，步履从容，手里的工具与周遭格格不入：扫帚、铁锹、测量仪，甚至是慢吞吞地进行着的洒水车和清扫车。

当跑车广告在楼宇大屏上循环播放“0到100公里3.5秒”的加速性能时，老养护工陈师傅正蹲在路肩，用小铲子一点点抠排水算子里的淤泥。身后的车流以80公里的时速掠过，带起的风掀动他的衣角，引擎声盖过他说话的调子，却没打乱他手上的节奏。他面前的排水口，像被堵住的“毛细血管”，而他的耐心，是让

岁月留痕

父亲曾是矿工

王满院

小时候，父亲给我讲过他当矿工的事。

那时候，爷爷奶奶还在，一大家子人，家里很穷，缺吃少穿，年年难过年过年，日子实在太苦了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家人，父亲就去煤矿下井挖煤挣钱。我忘了父亲说的煤矿在哪里，也忘了煤矿的名字，只记得父亲说煤矿离我们家挺远，骑自行车得走大半天。多年后，我才从八爷处得知。我听母亲说过，她刚嫁过来时，父亲就在矿上工作。后因他骑自行车，不小心掉进土壕里，摔断了腿，在家里休养了几个月的伤，从此就不去矿上了。

记得有一年秋天，连下阴雨，接连下了二三十天，下得墙倒房塌，街道泥泞，没法出行。连做饭烧的柴火都找不下了。有一天做饭时，我拉风箱，因为柴火是湿的，只冒烟，呛得人不停咳嗽。我对母亲说：“唉，弄些炭烧多好呀，既省事，又没烟。”母亲说：“炭很贵的。”父亲听到了，瞪了我们一眼，说：“贵？煤炭卖多少钱一斤都不贵，那是矿工用命换来的。”

父亲说他开始下井时很害怕，每天需在地下弯腰挖煤、拖运长达十多小时。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升井了，因为能看到外面的太阳。出来后，全身都是黑的，只有牙齿是白的，人们都叫他们“煤黑子”。升井后，第一件事是洗澡。此时人已精疲力竭，躺着一动不动，连话都说不出。有一年春节前，父亲从他们煤矿给家里买了一架子车煤，父亲拉着架子车，从去到回，加上排队买煤的时间，走了整整两天。能想象到，父亲拉着一架子车煤，在崎岖的山路上举步维艰的情景。

去年暑假，我回老家看望母亲，还特意去看我八爷，他已经九十岁了，是我们家族里年龄最大的老人。在闲聊中，他说：“你大当年在平遥煤矿当工人。”

“唉，八爷，你说我大当年在平遥煤矿当工人？”

“是啊，咱这到平遥煤矿当工人的不少呢。”

“平遥在哪儿？”

“在陕西永寿，从临平往北走仪井、关头，过去不远就是平遥了，离咱这有100多里路。”这时，我才确切地知道，父亲当年是在哪个煤矿当工人。

前段时间，我读了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这是我第二次读这部书。第一次读时只读了第一卷，没有读完。这次读到第三卷时，读到孙少平走出双水村来到铜城，当了一名煤矿工人。读到他下井、放炮、掌子面、顶梁，破碎的矸石哗哗往下掉，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嘎嘎，这危险的场面让人心惊胆战……他的师傅王世才为了救工友安锁子，被长竿似的钢梁从前胸戳到后背，当场死亡……当读到“孙少平走到那一片坟地里，把花束搁在师傅的坟头，静静地坐在墓地上，难受地闭上了眼睛”，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，想起父亲说的话：“煤炭卖多少钱一斤都不贵，那是矿工用命换来的。”我的心颤抖了。

如今，父亲去世已经19年了。

我忽然想知道，平遥煤矿现在是什么样？我能不能去看一看？

于是，我查到资料，平遥煤矿始建于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，1950年永寿县人民政府接管后关闭。1958年5月重建，名为地方国营永寿县平遥煤矿。1998年11月根据国家对小煤矿整顿的有关政策，平遥煤矿被关闭。平遥煤矿关闭的时间比我父亲去世的时间早了8年。

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，一座煤矿也有一座煤矿的命运。

现在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一看到煤矿，一看到和煤矿有关的东西，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，想起他曾是一名矿工。

速度时代的“逆行者”

许晨冰

水流重新通畅的钥匙。

当导航软件不断提示“前方道路畅通，请保持当前速度”时，养护队的清扫车正开着双闪，在应急车道上缓缓移动。新入职的小林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盯着路面——一块拳头大的碎石藏在标线边缘，他得调整方向，让扫地刚刚好裹住石子，又不碰到旁边的护栏。“师傅说，这石头要是被车轧飞，能砸裂后车的挡风玻璃。”他的车速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，后视镜里，排队的车流像被按了暂停键，但没人鸣笛——橘色车身和闪烁的黄灯，是所有司机都懂的“安全信号”。

他们“逆”的从来不是方向，而是时代对“效率”的单一注解。社会这台机器总在催促：更快的交付、更短的耗时、更高的转速。而这群人在做“反效率”的事：花半个小时修补一个硬币大小的路面坑槽，用一下午时间排查隧道壁上几厘米长的裂缝，顶着烈日用抹布擦净每一块被泥水模糊的反光标识。这些

工作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像给高速运转的齿轮加润滑油——没有坑槽的路面，能让货车少爆一次胎；清晰的标识，能让夜行车少走一次错路；牢固的护栏，能在意外发生时多一分缓冲。所有“快”的从容，皆因有人以“慢”为锚。

他们是唯一能“慢下来”读懂道路的人。司机透过车窗看到的，是连续的路面和掠过的风景；而他们弯腰检查时，能发现沥青表面那道细微的“龟裂纹”——那是路基开始松动的信号；他们用长杆探查涵洞，能从水流声的变化里判断是否有石块堵塞；甚至路边的野草，在他们眼里都是“晴雨表”：某片护坡上的草突然枯黄，可能是地下渗水把根泡烂了，下一步就是边坡滑塌。这些被速度忽略的细节，在他们心里连成一张“安全地图”。

对细节的执着，甚至体现在最基础的清洁工作中。

正午的太阳把路面晒得发烫，王姐正用抹布擦拭护栏上的泥点。水流顺着钢板流下，在地

面积成小小的水洼，映出她橘色的影子。“这护栏得亮。”她抹得很用力，指节发白，“晚上车灯照过来，反光才够，司机就知道路边在哪儿。”车流从身旁呼啸而过，带起的风让水洼泛起涟漪，却没吹动她的动作——她知道，自己擦过的每一块钢板，都是夜路上的“航标”。

扫帚划过路面的沙沙声，铁锹磕击石块的笃笃声，养护车缓慢的引擎声，构成了速度交响曲里最沉稳的声部。他们的身影在车流中显得渺小，却像河床里的礁石——不阻碍水流，却稳稳托住奔腾的力量。

这或许就是“逆行者”的真正意义：在所有人都往前冲的时候，他们愿意慢下来，守住那些容易被速度抛弃的细节；在时代追求“更快”的时候，他们用“更稳”兜底。他们的橘色工装，不是速度洪流里的“障碍物”，而是给所有赶路人的定心丸——只要这些身影还在，这条路就永远有安全的底气，让每一份“奔赴”都能安心启程，平安抵达。

天山墨韵书壮志

崔孝武

墨色在宣纸上晕染，如朝阳洒在博格达峰巅。隔窗远望，眼前道路、厂房皆从胸中墨意生发，展现恢弘章法。这五位青年心中的蓝图，也将以钢筋为骨、混凝土为墨，书写新的山河征程。

五位青年的到来为团队注入新活力，像新鲜的墨水一样带来新的色彩和生机。我期望他们能快速适应环境，融入大家庭。我坚持不懈地学习，工作中要如书法般严谨认真。希望他们在新疆的热土上找到价值与归属感。愿他们在困难面前学会坚强勇敢，如天山胡杨在风沙中成长。

落款铃印时，抬眼望去，五双年轻的眼眸映着窗外连綿的天山，澄澈如赛里木湖初融的春水。他们的视线越过城市，投向广袤大地，这里有未贯通的道路如待续飞白，有正奠基的厂房似将书的狂草。这片土地以风沙砥砺筋骨，以烈日熔铸精魂，而他们恰似新研浓墨，将以汗水为泉，智慧为锋，在新疆建设的长卷上，写下比坎儿井更绵长，比沙漠公路更遒劲的笔画。

笔搁案头，墨香浓醇。窗外天山巍峨，如天地间浑厚苍劲的印章，为这支西进的青春队伍落款加冕。我相信，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，这五位青年定能书写精彩篇章，为新疆建设贡献青春力量。

也说沉默是金

朱金华

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勾对符号。“做账和做人一样。”父亲语重心长地接着说：“话多了容易错，字却不会骗人。”此时我才明白，原来真正的稳妥，从不是靠嘴说出来的周全，而是手底下做出来的扎实。

曾在医院见过一对老夫妻。大妈住院，大叔天天给她送饭，一勺一勺地喂完，便坐在床边削苹果。护士来查房，偶尔问大妈感觉如何，大叔只是替大妈掖掖被角，说：“她不爱说话，舒服了就眨巴眨巴眼睛。”大妈眨眼的瞬间，眼里的光比任何情话都亮。

有些情意，本来就不需要语言当桥梁，沉默里的默契，胜过千言万语。反倒是那些总爱抢着说话的人，像聒噪的麻雀，叽叽喳喳闹个不停，掂不出分量来。正如酒桌上拍着胸脯打包票的，转头就忘；会议上抢着表决心的，往往雷声大雨点小。话太多，就像把口袋里的碎银子倒在桌上，看似热闹，实则露了底儿。该说的话，要像钉子一样钉得准；可说可不说的话，当深埋心底。沉默不是空无一物，是把喧嚣过滤掉，让心听见更清晰的声音——比如自己的心跳，比如事物本来的模样。

也说沉默是金，并非要学石头般冥顽。我珍藏着陈默先生一幅书法作品《石不能言最可人》，墨迹老辣，每次欣赏都会让我警醒。我把先生书作、先生名讳和先生沉默寡言的性格联系起来，只有到了陈默先生这般修为，才能创作出如此佳作。

夜空从不说自己藏了多少星星。每当月亮升起，抬头就能看见那些沉默的光，亮了很久很久……

一次下井体验

谢红江



依次通过两道大门后，到达了采掘面。

我们下车步行前进，看不到小说里描述的“又低又窄”“坑洼不平”景象。巷道顶部及两侧上多半部分被钢架护板支撑起来，液压护板严密覆盖煤壁，仅能从设备观察窗查看煤层可以看到周边被煤层包裹，灯光所到之处全是煤。

清晨，厨房的香气先醒了。陈师傅在群里发消息：“今日早餐：烩刀削面。”配图里，面条裹着油光，葱花浮在汤上。在镇机关食堂就餐群里，每到饭点，掌勺的陈杰师傅就会发出今日餐单。

干部们端着碗，排队舀饭。不锈钢盆里，肥肉炒洋葱焦黄，西红柿炒鸡蛋红亮。杨大兵舀了一勺，笑起来：“今天饭里有洋芋！”他端碗时拇指沾了油花，忙不迭喂一口：“洋芋焖得沙，和当年我娘做的一个味！”胡晓香坐下说：“陈师傅的饭，走哪儿都想。星期二肉夹馍最香。”胡晓香掰开肉夹馍，卤汁浸透馍心，顺着指缝滴到搪瓷碗里“当”地一响。新来的大学生小张偷偷多舀一勺酸菜，被陈师傅瞧见，笑着又给她加了两片腊肉。

围坐在圆桌旁，大家聊起食堂饭菜。胡晓香感慨：“陈师傅是个好厨师。他不仅变换着花样做一日三餐，还经常创新菜式，满足我们的口味。我离开镇上一段时间，就会想念他做的饭菜。”“在这儿吃饭，吃的是归属感，是家的味道。”今年即将退休的干部陈兴鹏说。

厨房不大，烟火气浓。陈师傅和尧师傅忙了十年、四年，他们总变换着花样准备早点。白面馒头松软香甜，豆腐粉条馅馅料丰富，肉夹馍外酥酥脆。大家拿上五颜六色的饭碗，在热气中谈工作、聊家常，奏响温馨晨间交响曲。

周一到周五，花样不重样。酱香饼脆、肉夹馍嫩、南瓜粥甜。中午一荤一素：豆腐软、梅菜扣肉糯、白菜炒得脆生。柴火灶里的米饭颗粒分明，有时还搭配洋芋、红薯或南瓜。饭后再嚼一块锅巴、喝几勺米汤，便是一顿扎实的午餐。

过节时食堂更热闹。元宵节煮甜酒汤圆，端午蒸粽子，冬至一起包饺子。这些美食，慰藉着大家的味蕾，传递着关怀与温暖。

暮色里人散了，师傅们收拾碗筷。明天的烟火，又会暖烘烘地升起来。

机关食堂记事

龚甲庆

多肉

白惠



窗台上的多肉又胖了一圈。它们总在我毫无察觉时悄悄“膨胀”，宛如被时间吹起的气球。

回想起它们刚来时的情景，是公司举办的手工种植活动。长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小花盆，旁边静静搁着营养土和多肉苗，这些多肉小苗形态各异：有的叶片肥厚饱满，有的叶片细长尖锐，还有的叶片层层叠叠。我选了一个素白的陶瓷盆，几株叫不上名字的多肉苗，还有一包营养土。我向来对养植物没什么经验，平日里看着同事们悉心照料那些娇嫩的花朵，心中虽也羡慕，却总觉得自己没耐心照顾它们。所以当拿到这个多肉种植“套装”时，我心里既忐忑又期待。

我先在盆底铺上一层小石子，然后倒入营养土，再把多肉小苗小心翼翼地栽进去。同事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你这样栽种，怕是养不了几天。”我也没太在意，想着反正就是玩玩。

多肉的生长过程，就像是一场缓慢而美妙的魔法。起初只是几片蔫巴巴的叶子蜷缩着，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翅膀，后来不知从哪天起，多肉苗中心悄悄冒出了嫩绿的新芽。再后来，原本稀疏的盆里竟挤满了肉嘟嘟的叶片，有的呈现清新的绿，有的泛着淡淡的粉。它们自顾自地生长着，仿佛时间对它们格外宽容。最喜欢看它们在雨中的模样，前日下雨，细密的雨丝打在叶片上却不肯停留，顺着蜡质的表皮滚落。雨后的多肉愈发丰腴，叶缝里渗出晶莹的水珠。

我多想，这些植物应该是来自某个慢节奏的国度。它们不需要滂沱大雨，只要晨露轻吻；不要肥沃黑土，偏爱砂石相伴。给它们一缕斜阳，一勺清水，一方净土，便能自顾自地美着。

窗台上的多肉还在长着，叶片一天天饱满起来，颜色也越发鲜亮。